

终 · 结 · 者 · 译 · 丛

主 编
周 宪 许 钧

[美] 斯科特·拉什 著
约 翰·厄里 著
征庚圣 袁志田等 译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江苏人民出版社

终 · 结 · 者 · 译 · 丛

主 编
周 宪 许 钧

[美] 斯科特·拉什
约 翰·厄里 著
征庚圣 袁志田等 译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英)拉什等著;征庚圣,
袁志田 等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书名原文:The End of Organized Capitalism

ISBN 7-214-02971-5

I. 组... II. ①拉...②征...③袁... III. 资本主
义—研究—西方国家 IV. D09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8277 号

书 名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终结

著 者 [英]斯科特·拉什 约翰·厄里

译 者 征庚圣 袁志田 等

责任编辑 余江涛 刘沁秋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连云港海师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3.125 插页 2

字 数 30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9 月第 1 版,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971-5/G·977

定 价 22.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终结者译丛序

周宪 许钧

凡事总有始终。过程被淡忘乃是常有的事,但始与终倒总是印象深刻。道理很简单,在时间的生存体验中,段落和节奏必显出过程始终。所谓起始者,指事之不必上承他事,但自然引起他事发生者;所谓终结者,乃事之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亚里士多德如是说。

太阳升起落下,海水涨潮落潮,生命诞生死亡,王朝更替兴衰……旧的终结意味着新的开始;新的开始又必脱胎于旧的终结。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此乃生活世界之真谛。因为没有起始与终结,世界便凝固不动了,生命便归于永恒的沉寂。

新千年的到来,别有一番意蕴。虽说这不过是时间长河中一个平平常常的点,但在纪年的意义上,却带有某种深层的历史感。惟此开启了新,所以也就终结了旧。

然而,终结感并非千年逝去的关口方才出现。60年代以后,“转向”一词在西方学界颇为流行。罗蒂“语言的转向”一语既出,种种“转向”纷至沓来,诸如“解释的转向”、“文化的转向”、“批判的转向”、“视觉的转向”等等。究其“转向”义,大有宣判终结之嫌。与“转向”一词同时出现的是各种“后……”的标识,所谓“后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后福特主义”、“后信息时代”、“后启蒙时代”等等,莫衷一是。何谓“后”?不就是标志着“上承某事而下无他事其后者”吗?从“转向”到

FQ07/11

“后……”，必然引出“终结”，诸种“终结”的理论一时热闹起来，什么“历史的终结”、“主体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仔细琢磨，西方知识界热衷于命名各种“转向”、“后……”和“终结”，看来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反观种种“终结”图景，社会发展变迁的脉络赫然眼前。所以说，谈论“终结”，不啻于奠基新起点。

基于此一理念，本丛书聚焦于西方学界晚近热门的种种“终结说”，从哲学、社会、艺术、教育、性别观念、生产方式等诸多层面，揭发当代西方社会和文化的种种激变。虽然这些著述的基本主题同是“终结”，但各方写家观点纷然杂陈，不仅所涉论题千差万别，而且所持观念立场亦大相径庭。激进观念有之，保守学说有之，兼而有之者亦不乏其人。进一步，在不同见解和陈述中，我们又不难瞥见其中某些“终结”之历史的和逻辑的关联。诚然，方家诸说未必总是在理，也未必合乎中国国情，但不过兼听则明。虚心聆听各路人士的高头讲章，或许有助于开启我们的深入思考。

英伦小说家福斯特有小说名曰《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此书名颇有趣趣：“房间”本无“风景”，只有位置和朝向；然则，位置和朝向差异，所见景观异趣迥然。“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当视野宏阔，奇观异景尽收眼底。说实话，我们选编这套丛书的初衷，便是为有兴趣的读者打造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吁请各位看官步入其内，以各自好奇而探索的目光，去打量那种不同的“终结”景观。

至于说，所选篇什到底藏着什么“风景”，这答案只能留待睿智的读者去追寻了。

谨序。

2001年9月于古城南京

鸣 谢

作者和出版者对下列单位同意引用以下文章表示感谢：

R·阿米扎德：《阶级、政治和早期工业资本主义》，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纽约，1981年。

贸易和工业部：《1907～1970年生产调查的历史记录》，贸易和工业部商业统计办公室，伦敦，1978年。

S·福瑟吉尔和G·古金：《不规则的增长》，高尔出版集团，奥尔德肖特，1982年。

L·赫希霍恩：《超越机械化》，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1984年。

W·科皮：《福利资本主义中的工人阶级》，劳特利特和基根·保罗出版社，伦敦，1978年。

W·科皮：《民主的阶级斗争》，劳特利特和基根·保罗出版社，伦敦，1983年。

B·R·米切尔：《1750～1970年欧洲历史统计》，麦克米伦出版公司，伦敦和贝辛斯托克，1975年。

D·佩里和A·沃特金斯：《阳光地带城市的崛起》（修订本），塞奇出版社，贝弗利希尔斯，1977年。

D·佩特齐勒、W·埃布尔豪泽和A·福斯特：《社会历史手册Ⅲ》，C·H·贝克出版社，慕尼黑，1978年。

M·皮奥里和C·萨贝尔：《第二次工业划分》，基础书籍出版

社,纽约,1984年。

J·罗斯:《撒切尔和她的朋友们》,普卢托出版社,伦敦,1983年。

B·萨尔维克和 I·克鲁:《不联合的十年》,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83年。

P·泰勒和 N·思里夫特:《跨国公司的地理学》(修订本),克鲁姆·赫尔姆出版社,1982年。

F·蒂普顿:《19世纪德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变化》,卫斯理大学出版社,康涅狄格,1976年。

前 言

我们非常感谢许多国家的社会科学家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所给予的帮助。本书的历史和比较性质使我们特别依赖许多地方的众多学者的协助和鼓励。所有下述人员都以不同的方式提供了忠告、帮助、评论或鼓励：尼克·阿伯克龙比、本特·亚伯拉罕森、保罗·巴古利、菲利普·库克、西蒙·邓肯、迈克·费瑟斯通、马茨·弗兰岑、安东尼·吉登斯、德里克·格力戈里、乌尔夫·希梅尔斯特立德、戴维·基布尔、吉姆·凯梅尼、安德斯·谢尔伯格、奥利维尔·孔切德、简·马克·劳森、布赖恩·郎赫斯特、克劳斯·奥菲、迈克·萨维奇、丹·皮罗、沃尔夫冈·斯特罗克、戈兰·西博恩、罗尔夫·托斯滕德尔、西尔维亚·沃尔比、艾伦·沃德、萨姆·惠姆斯特、安妮·威茨。

我们也高兴地向给此项目提供资助的兰开夏大学研究基金会、瑞典学院、纳菲尔德基金会和在伦德的社会学院致谢。

我们非常感谢梅维·康诺利、凯·罗伯茨和克里斯·奎因对手稿出色的打印工作。

作 者

1987 年 3 月于兰开夏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1)	(22)
德国:“理想的类型”?	(23)
瑞典:从金融资本到社会民主	(39)
英国:中间人经济	(56)
第三章 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发展(2)	(75)
法国:因“经济早熟”而错位	(75)
美国:工具主义和进步党主义	(90)
一些跨国家的结论	(110)
第四章 经济变化和空间重组(1)	(113)
英国	(125)
美国	(145)
第五章 经济变化和空间重组(2)	(163)
法国	(163)
德国	(178)
瑞典	(197)
第六章 服务阶级:产生及其影响	(209)
美国服务阶级	(212)

英国服务阶级	(230)
德国服务阶级	(242)
瑞典服务阶级	(245)
法国服务阶级	(248)
结论	(252)
第七章 工业、金融、政治：非组织化的模式	(255)
工业变化	(255)
银行和金融	(262)
政治变化	(273)
第八章 工会运动结构变化：新社团主义的终结？	(303)
瑞典：集中议价模式的危机	(308)
西德：共同决策与非组织化	(331)
法国：排斥劳动者	(343)
英国：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	(352)
结论	(366)
第九章 后现代文化和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结论	(373)
后现代主义者感受性的社会基础	(373)
资本主义非组织化和政治	(394)
译者后记	(411)

第一章 导 论

《共产党宣言》通常被认为对资本主义充满敌意。但在其精彩的一章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

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都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①

因而,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变动与人们生活的地方,以及他们生活的组织方式尤为相关。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为了节约大量的劳动时间,当生产发生变革时,人们相互之间的空间关系就会随之发生转变,因为:

1. 资本主义已经“无情地撕碎了束缚人类服从于其‘自然主宰’的杂乱的封建纽带”。
2. 不断扩张市场的需要使“资产阶级在全球进行追逐,摧毁了当地的和区域性市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1版,第一卷,第254页。

3. 非常便利的通讯手段吸引所有……民族进入文明(对于“文明”,我们解读为“现代性”)。

4. 庞大的城市不断出现,“把相当多的人口从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中解放出来”。

5. 当独立的、松散联合的地方“归并到一起形成一个国家时”,就产生了政治集权。

6. 大量“组织得像士兵”的劳动者“涌入工厂”,无产者“以更大的规模集中”。

7. 工会的发展“借助于现代工业产生的、使得不同地方的工人能够相互联系的通讯手段”的提高。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性”的分析家。事实上,他们已经看到,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深入革命的阶级,推动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事件的发生,产生了超过以往所有世纪所能达到的令人惊异的和复杂的生产力。人们的生活因而为一个变革的资产阶级——一个对变革、危机和混乱有着既得利益的阶级所控制。现代市民必须学习不再怀旧地渴望过去那种“固定的、古老的关系”,不管那种关系是真实的还是幻想出来的,而要学习在变动中快乐,在更新中成长,在他们现有的生活环境中期待将来的发展。作为一个剧烈变化中的世界,它已经完全失控,极具危害性和破坏性。因而资产阶级是在一个十分悲壮的范围中运动的。它释放出巨大的力量,但这些力量既是建设性的也是破坏性的,既解决冲突又产生冲突。在这个不可控制的大漩涡中,人们生活的时空结构不断转变。

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做的就是预言了一系列具有巨大影响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成为大约自19世纪末期以来西方社会的特征。然而,我们想要指出的是,他们所描述的组织化资本主义在某些社会中已部分走向终结,最近出

现的一系列不加夸张的重大转变,导致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逐步非组织化。这些转变包括时间和空间的转变,以及经济和文化的转变。这些转变打破和扰乱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天才预测。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宣言中认为,组织化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即使是以零星和参差不齐的方式。我们认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纪元,我们不仅反对正统的框框,而且也反对大量经过深思的社会科学观点。我们并非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学派中的教条主义者发难,而是对一些利用这两个传统的更有创造力和更深思熟虑的文化贩卖者提出质疑。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学派通常都坚信我们生活在不断组织化的社会中。马克思主义者将提到“垄断资本主义”,其特征是固定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日益集中,辅之以货币资本集中的单一性趋势;他们也将提到“金融资本主义”,其最显著的标志为货币资本和生产资本的相互渗透。他们可能会谈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或“后资本主义”,在它们的作用下,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低增长和低利润的阶段得以通过国家经济补贴和公共部门规模的增长而抵消。与此相类似,韦伯派人士也声称现代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程度的提高。他们指出,在资本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同存在的国家政府机制的目的论的虚假增长,以及我们所有的机构——包括学校、警察机关、公共服务部门、工会等等——不可避免地要经历合理化。他们认为,进一步组织化的进程是世俗化过程中较为明显的一面。在这一进程中,对内部限制的解除不断地为标准化、个性化和对外部限制的整顿所取代。然而,我们在这本书中冒着与某些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和韦伯学派的观点格格不入的风险,提出了当代资本主义正经历着一个非组织化过程的论点。

我们必须从阐明我们的术语开始。“组织化资本主义”的观念源远流长,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希尔弗汀(Hilferding),此后,尤根·科卡(Jürgen Kocka)和几位其他现代历史学家都对其进行了独特的发展。对这些作者来说,作为始于19世纪70年代中期的康德拉捷夫长波^①下行阶段的结果,大多数国家的组织化资本主义开始于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科卡概括性的系统阐述中,组织化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相互联系的特性:

1. 因为市场不断地规范,而造成的工业、银行业和商业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与此前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相比,生产资料行业的特别增长;银行和工业相互关联程度的日益增长以及卡特尔的激增。

2. 随着控制权的科层化和复杂的管理层的等级化,控制权与所有权日益(显著的)相互分离。

3. 由管理/科技/技术方面的知识阶层和政府中雇用中产阶级构成的新部门的增长。

4. 劳动力市场中集体组织的增长,特别是区域性的工会以及全国性的工会和雇主协会、全国性同业联盟等的增长。

5. 国家和大的垄断企业相互之间不断结合;在集体组织与国家之间,后者对社会冲突所进行的干预日益增加;以及阶级特定的福利国家立法的进展。

6. 帝国的扩张和对海外市场和生产的控制。

7. 政治和国家的变化,它包括国家官僚机构数量及规模的不断增加,以及各种社会部门被集合到全国性的政治舞台;在国家中和通过国家不断地体现出来的各种不同利益;行政管理从仅仅是“维持秩序”向实现各种目的和国家目标转变。

^① 康德拉捷夫长波为经济周期的一种,时间为30~50年。——译者注

8. 关于技术合理性的地位和对科技的推崇等在内的各种思想体系的变化。

对科卡所列举的组织化资本主义特性,我们将再添加如下更进一步的特性:

9. 产业资本主义关系的集中,只存在于相当少的工业部门和少数几个至关重要的民族国家中。

10. 作为主导部门的冶炼/制造业的发展与它们雇用了数量相对较大的工人有关。

11. 不同的产业集中在不同的区域,因而明显地存在着可以确认的、建立在少数几个有关键影响的冶炼/制造企业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

12. 由规模经济对每个生产单位内部的增长和扩张的决定权所造成的大多数工厂雇用人数的增长。

13. 通过对集中服务(特别是商业和金融业)的规定,在特定区域占支配地位的大型工业城市实现了增长,其重要性也得以提高。

14. 有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构造被称之为“现代主义”,它一方面是指科卡前面所提及的第8点,另一方面则与这种完全接受合理性和科学方法,特别是审美的现代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做法相对立。

很显然,这些发展并不是同时,或是以同样的方式发生在所有西方国家的。为了考察在德国、瑞典、英国、法国和美国不同的发展,有必要对“顶层组织”和“底层组织”加以区分。举例来说,这里顶层组织包括产业的集中,银行业、工业和国家相结合的增长,以及卡特尔的形成;底层组织则包括全国工会主体的发展,工人阶级政党和福利国家。关于这一点,我们认为德国资本主义早在 1873 ~ 1895 年间就已经实现了顶层和底层的组织

化;美国资本主义的顶层组织化开始得相当早,但其底层组织化出现较晚且为时短暂;瑞典资本主义直到两次大战期间才实现了顶层和底层的充分组织化;法国资本主义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以后才实现了顶层和底层的充分组织化;英国的顶层组织化开始得相当迟,而其底层组织化出现的时间却相对较早。

我们坚持认为,有三个因素决定资本主义组织化的时间选择和程度:首先是这个国家开始工业化的历史时点。考虑到细节修正,一个国家进入“起飞”阶段越早,资本主义组织化须做的必要变更就会越少。这是因为开始工业化较晚的国家需要在更高的资本积聚和集中层次上与那些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国家进行竞争。第二,资本主义前组织在资本主义时期幸存下来的范围。英国和德国较之法国和美国更早形成高度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这是因为前两个国家并未经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因此其行会组织、地方自治政府、商人、世袭贵族、大学和教会团体相对而言未受到触动。有趣的是,瑞典居于中间地位,这是因为尽管瑞典在封建主义时期国家高度集权,但社团组织未能取得同样兴旺的发展。第三个因素是国家的大小。对于要在国际上竞争的小国工业来说,其资源必须被引导到数量相对较少的企业和部门,因此国家和工业之间的协调,即使不是十分必要,也将被大大推进。与此同时,在那些企业和各种部门相对较少的地方趋于存在更密集的工会,以及更多的劳动力组织。

顺着同样的 14 点,我们现在将阐述“非组织化资本主义”的含义:

1. 伴随着工业、银行业和商业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来的世界市场的扩张,意味着一国市场中被该国的国有公司所控制部分的减少。从国家市场的角度来看,实际的资本分散化始终存在。这种趋势以卡特尔的几乎普遍衰落作补充。这种分散化

因关税的总体下降和一些国家特别是美国对大公司增加外部活动规模的鼓励而受到促进。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银行业和工业之间的日益分离。

2. 白领工人数量和特定的服务阶级(经理人员、专业人员、教育工作者、科学家等)的持续增长是组织化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也是现代资本主义非组织化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这是一个鼓励个人成就和灵活性的以教育为基础的阶层体系和不断吸引人们注意力并使人们远离阶级政治的新社会运动(学生运动、反核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妇女运动等)的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

3. 当经济中的工业生产能力被削减时,核心工人阶级(即制造业中的体力劳动者)的绝对人数和相对人数都减少了。

4. 劳资关系中国家级集体议价过程重要性和效果的下降,以及公司和企业一级议价的增长与从泰勒制到工作组织灵活形式的一个重要转变相伴出现。

5. 摆脱了单一民族国家的直接控制和规定后,大垄断组织的独立性不断增长;以工资议价、计划等等新社团主义形式出现的国家规定大部分崩溃了,国家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不断增长(试与财政危机等相比较);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福利国家立法的进展,以及随之而来的来自左翼和右翼的方针对中央集权制福利国家的挑战。

6. 资本主义在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扩散导致了冶炼、制造等许多基础行业(如钢、煤、石油、重工业、汽车)的竞争日益加剧,以及部分第一世界无产阶级的工作被转移到国外,这反过来使第一世界经济的工业、职业结构向“服务性”产业和职业转移。

7. 政党的特性和阶级属性的减弱。十分明显的选举阶级性的下降以及“包容一切”的党派的更普遍的增长反映了国家政